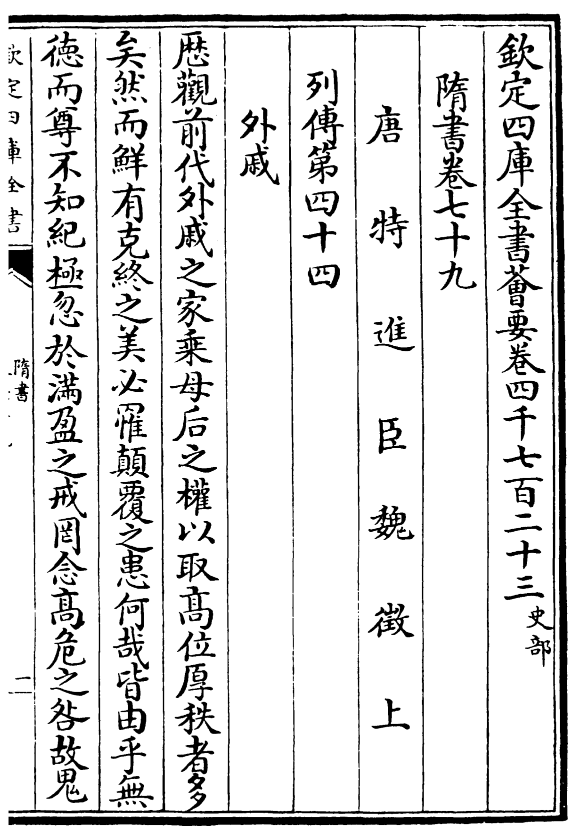
#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隋書卷七十九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四

外戚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

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況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閻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

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輙敘其事為外戚傳云

高祖外家呂氏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䒰桃為楊諱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國

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諡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永吉從父道貴性尤頑騃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畧無戚容但連呼高祖名云種末定不可偷大似昔桃姊是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恥之乃命高熲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

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官民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 獨孤羅 弟陁

獨孤羅字羅仁雲中人也父信初仕魏為荊州刺史武帝之入關也信弃父母妻子西歸長安歷職顯貴羅由是遂為高氏所囚信後仕周為大司馬及信為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

業以宗族之故見而哀之為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之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陁整崔氏生獻皇后及齊亡高祖為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尋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于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之不以兄禮事也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及高祖為丞相拜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下詔追

贈羅父信官爵曰褒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
盛典故柱國信風宇高曠獨秀生民叡哲居宗清猷映
世宏謀長策道著於弼諧緯義經仁事深於拯濟方當
宣風廊廟亮采台階而運屬艱危功高弗賞眷言令範
事切於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懷塗山之義無忘
褒紀之典可贈太師上柱國冀定等十州刺史趙國公
邑萬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之號不當承襲
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

以其弟善為河內郡公穆為金泉縣公蔵為武平縣公陁為武喜縣公整為千牛備身擢拜羅為左領左右將軍尋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而出為梁州總管進位上柱國仁壽中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仕至河陽郡尉纂弟武都大業末亦為河陽郡尉庶長子開遠宇文化及之弑逆也裴虔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為千牛與獨孤盛力戰於閤下為賊所執賊

義而捨之善後官至柱國卒子覽嗣仕至左侯衛將軍
大業末卒
獨孤陁字黎邪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徙蜀郡十餘年宇
文護被誅始歸長安高祖受禪拜上開府右領左右將
軍久之出為郢州刺史進位上大將軍累轉延州刺史
好左道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
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
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

妹由是意陁所為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悦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頻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歸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

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宫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宫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絶矣上令以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司勲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為民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人猫鬼所殺者上

以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陁未幾
而卒煬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曰外氏衰
禍獨孤陁不幸早世遷卜有期言念渭陽之情追懷傷
切宜加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
下詔曰舅氏之尊戚屬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繼緬
惟先往宜崇徽秩復贈銀青光禄大夫有二子延福延
壽陁弟整官至幽州刺史大業初卒贈金紫光禄大夫
平鄉侯

蕭巋子琮　琮弟瓛

蕭巋字仁遠梁昭明太子統之孫也父詧初封岳陽王鎮襄陽侯景之亂其兄河東王譽與其叔父湘東王繹不協為繹所害及繹嗣位詧稱藩于西魏乞師請討繹周太祖以詧為梁主遣柱國于謹等率騎五萬襲繹滅之詧遂都江陵有荆郡其西平州延袤三百里之地稱皇帝於其國車服節文一同王者仍置江陵總管以兵戍之詧薨巋嗣立年號天保巋俊辯有才學兼好內典

周武帝平齊之後嶌歸來賀帝享之甚歡親彈琵琶令嶌歸起舞嶌歸曰陛下親御五絃臣敢不同百獸高祖受禪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嶌歸來朝上甚敬焉詔嶌歸位在王公之上嶌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親餞於滻水之上後備禮納其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獻皇后言於上曰梁主通家腹心所寄何勞猜防也上然之於是罷江陵總

管歸專制其國歲餘歸又來朝賜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上親執手曰梁主久滯荊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歸拜謝而去其年五月寢疾臨終上表曰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冠外藩恩踰連山爰及子女尚主婚王每願躬擐甲冑身先士卒掃蕩逋寇上報明時而攝生乖舛遽罹痾疾屬纊在辰顧陰待謝長違聖世感戀嗚咽遺嗣孤藐特乞降慈伏願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雖九泉實

無遺恨并獻所服金裝劒上覽而嗟悼焉巋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四薨梁之臣子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子琮嗣巋著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於世

琮字温文性寛仁有大度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著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為梁太子及嗣位上賜璽書曰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諧内外親

任才良聿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陳人水潦之時特宜警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埸之間猶未清肅唯當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世積相知重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為國為民深宜抑割恒加饘粥以禮自存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誡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為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徵琮叔父岑入朝拜為大將軍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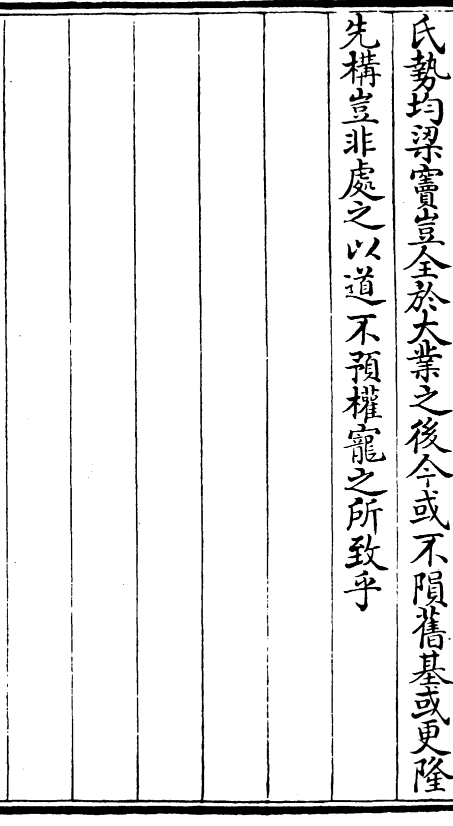
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黄侯陳紀謀洩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其臣下二百餘人朝於京師江陵父老莫不隕涕相謂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鄀州琮叔父巖及弟瓛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而叛於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熲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爲柱國賜爵莒國

公煬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
公琮之宗族緦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
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
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誡勵約復以私情喻之
琮答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
時為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因謂琮曰公帝
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適妹鉗耳氏乎琮曰前已嫁妹
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

得相比素意以虜傻羌劣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嘗與賀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誅復有童謡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為梁公鉅小名藏煬帝甚昵之以為千牛與宇文皛出入宮掖伺察内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焉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為宇文化及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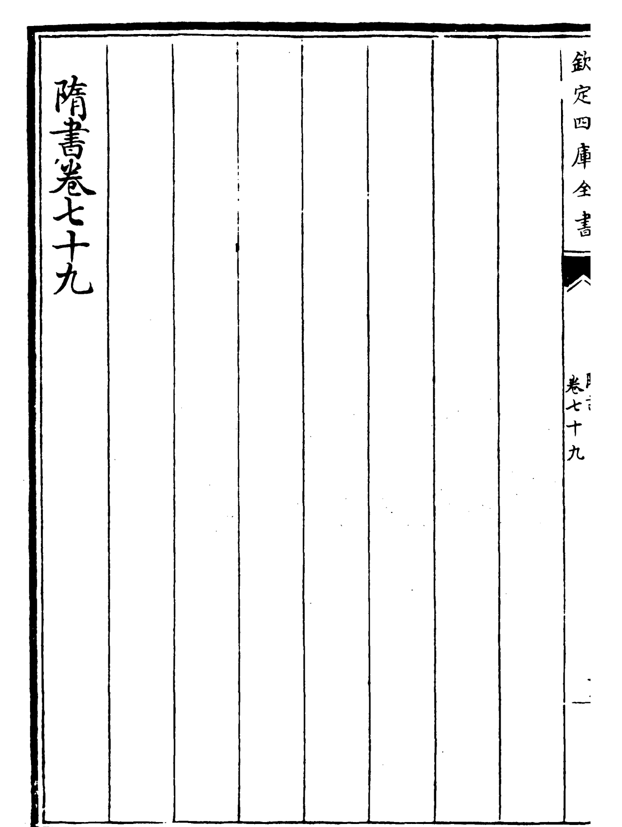
瓛字欽文少聰敏解屬文在梁爲荆州刺史頗有能名
崔弘度以兵至鄀州瓛懼與其叔父巖奔於陳陳主以
爲侍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
吾君子也及陳亡吳人推瓛爲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
詧巋等兄弟並第三而踐尊位瓛自以巋之第三子也
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
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擒異奔於瓛由是益爲衆所
歸褎國公宇文述以兵討之瓛遣王裒守吳州自將拒

述述遣兵别道襲吴州哀懼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瓛衆
聞之悉無鬬志與述一戰而敗瓛將左右數人逃於太
湖匿於民家為人所執送於述所斬之長安時年二十
一弟璟為朝請大夫尚衣奉御瑒歴衛尉卿祕書監陶
丘侯瑀歴内史侍郎河池太守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
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
故其斃亦速若使獨孤權侔吕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



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

先構豈非處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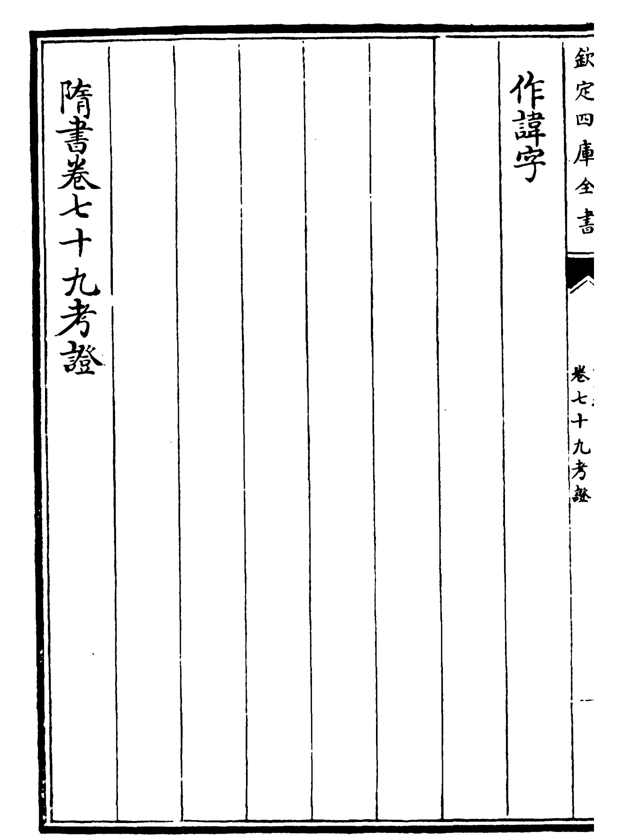




隋書卷七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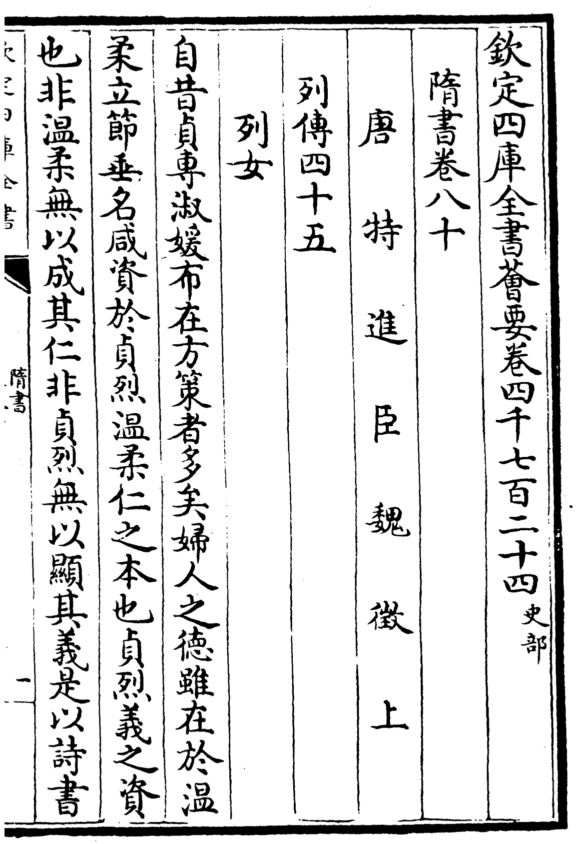
隋書卷七十九考證

高祖外家呂氏傳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為楊諱妻○監本諱訛作廣臣映斗按高祖外家呂氏苦桃即高祖之母高祖之父諱忠高祖諱堅煬帝諱廣當作為楊忠妻原其所以訛者舊本必係諱字而本書惟晉王廣屢見廣字多作諱字後人改明諱字為廣字遂并此諱字亦改廣字而不覺其大謬也但此本隋朝奏牘若竟改忠字亦非本來不如從舊本



作諱字

隋書卷七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二十四　史部

隋書卷八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四十五

列女

自昔貞專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婦人之德雖在於温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温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温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

所記風俗所在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
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
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主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
信以含貞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
節其修名彰於既往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
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
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良史之筆將草木以
俱落與麋鹿而同死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

也觀夫今之靜女各勵松筠之操甘於玉折蘭摧足以無絶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蘭陵公主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卒適河東栁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於婦道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初

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
崩述從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絶將改嫁之公主以死
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
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適於柳家
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
憤而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
詩郎嬀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
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於洪

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者煬帝之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禮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弑逆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

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隕涕咸肅然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人神所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之下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戶外請

復為夫妻主拒之曰我與君讐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
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絶訶令速去士及
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其言切知
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栁氏女也父旦循州刺史妃姿儀
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娉以為妃未幾而恪被
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恪復徙邊帝令使者

敍之於道恪與辭訣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既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之後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為之涕流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為黃門侍郎封龍涸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為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

收而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為妃未幾而楷被
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
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宇文化及之逆以妃
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别舍後因醉
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厲因取
甓自毁其面血淚交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
早死致令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

譙國夫人者高凉洗氏之女也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為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凉太守寶娉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

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誡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叅决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為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

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寳知之遽告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灨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鬭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寳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于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寳曰陳

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輙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為中郎將石龍

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幷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為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于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幷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

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盎出討佛智戰剋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廵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

祖興之拜盎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
寶為廣州總管譙國公冊夫人為譙國夫人以宋康邑
迴授僕妾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
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勑
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兆庶安樂
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為百
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盎斬獲佛智
竟破羣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叚暄不進愆誠

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

勑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為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物一千段謚為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適鄭誠生善果而誠討尉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穆欲奪其志母抱善果謂彥穆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

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死為無禮寧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

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掃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

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
母何自勤如是邪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
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
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為先
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為富貴哉又絲枲紡織
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
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
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賔客之事酒肉不

安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内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禄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唯内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治廨宇及分給寮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為天下最徵授光禄卿其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卿漸驕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讐之心長忻殊不為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墻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

罪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 韓覬妻

韓覬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覬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戰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

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焉因養夫之孽子世隆為嗣身自撫育愛同已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絶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高祖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為節婦闕終于家年七十二

陸讓母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

也仁壽中為番州刺史數有聚歛贓貨狼籍為司馬所
奏上遣使按之皆驗於是因詣長安親臨問讓稱寃上
復令治書侍御史撫按之狀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寮議
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
詣朝堂數讓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
以答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贓貨狼籍若言司馬誣汝百
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
覆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為人於是流涕嗚

咽親持盂粥勸讓令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
然為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
栁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為
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
以嫡母之德足為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
用奬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為民復下詔曰馮氏體備仁
慈夙閑禮度孽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極法躬自
詣闕為之請命匍匐頓顙朕哀其義特免死辜使天下

婦人皆如馮者豈不閨門雍睦風俗和平朕每嘉歎不
能已宜標揚優賞用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婦
與馮相識以寵異之

劉昶女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
國彭國公數為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
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太子千
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

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籧篨上作
獠儛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
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
百人其趫捷者號為餓鶻隊武力者號為逢轉隊每韝
鷹紲犬連騎道中歐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
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
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
産昶年老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

家躬勤紡績以致其甘脆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為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帝謂昶曰今日之事當復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答曰黑白在於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治之甚急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歔欷嗚咽見者傷之居士坐

斬昶竟賜死于家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絶而復蘇者數
矣公卿慰諭之其女言父無罪坐子以及於禍詞情哀
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疏食以終其身上聞而歎曰
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

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陳
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
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

臨賀旣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
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揚都備嘗
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為逆哉
汝若禽獸其心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
是遂止蔣氏復為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
為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為安樂縣君時尹州
寡婦胡氏者不知何氏妻也甚有志節為邦族所重當
江南之亂諷諭宗黨皆守險不從叛逆封為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覃氏家貧無以葬於是躬自節儉晝夜紡績穡財十年而葬八喪為州里所敬上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

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為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為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為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

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栁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栁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于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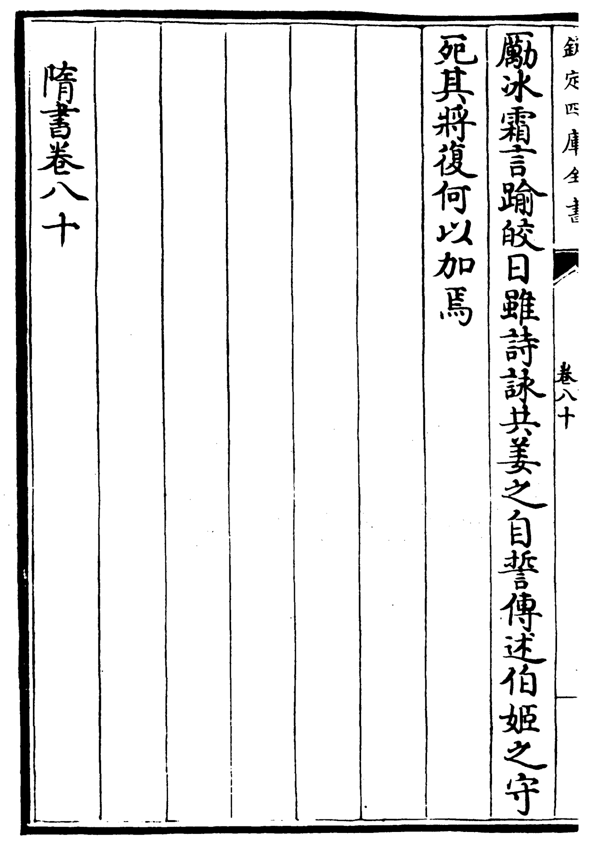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儦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為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

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随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賊請以為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為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遣為賊婦終必不能羣賊毁裂其衣形體悉露縳於牀簀之上將淩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縳賊遽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覔死可

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徳皆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逺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媼孝女之忠壯崔馮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慚其志烈蘭王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





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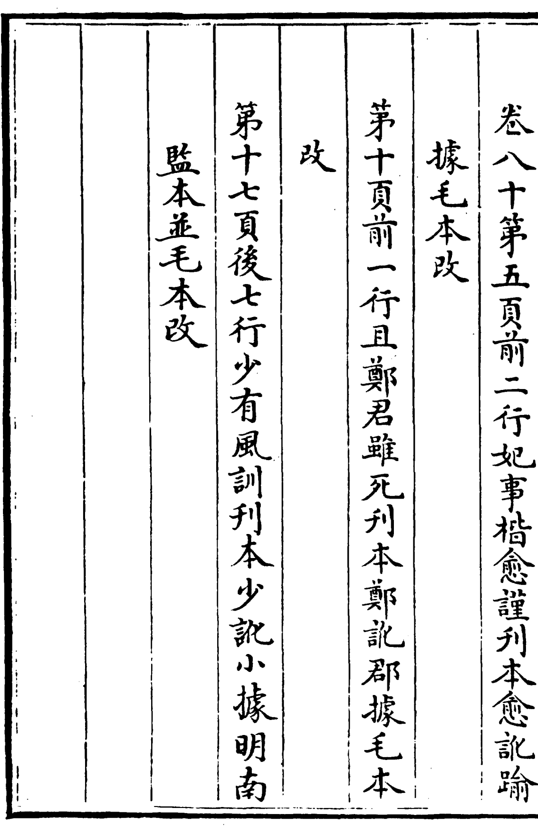
隋書卷八十

謹案卷七十八第一頁後二行其所由來久矣刊本久訛者據毛本改

第十二頁前二行行吳興郡事刊本行吳二字訛倒據監本改

第二十六頁後七行封賀川縣伯刊本川訛州據毛本及本書地理志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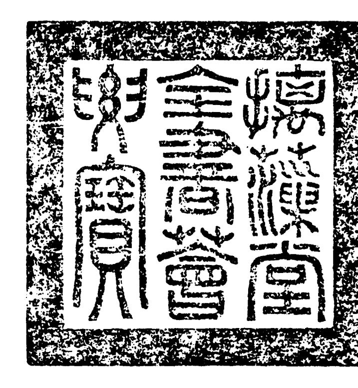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頁後五行何用此爲刊本此訛也據監本改



卷八十第五頁前二行妃事楷愈謹刋本愈訛踰據毛本改

第十頁前一行且鄭君雖死刋本鄭訛郡據毛本改

第十七頁後七行少有風訓刋本少訛小據明南監本並毛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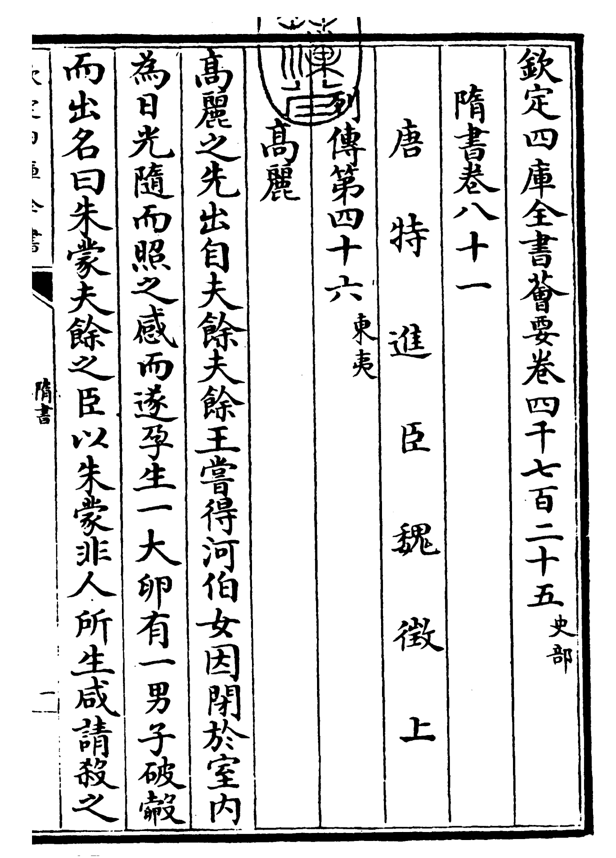
謄録貢生臣李鍾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隋書卷八十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隋書卷八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六 東夷

## 高麗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為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㲉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

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為氏朱蒙死子閭達嗣至其孫莫來興兵遂并夫餘至裔孫位宮以魏正始中入寇西安平毋丘儉拒破之位宮玄孫之子曰昭列帝為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宮室大掠而還昭列帝後為百

濟所殺其曽孫璉通使後魏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高祖受禪湯復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絶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復有國内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為三京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俟奢次烏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褥奢次翳屬

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内評外評五部褥薩人皆皮冠使人加揷鳥羽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黄革屨婦人帬襦加襈兵器與中國略同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匹穀五石遊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户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逆者縛之於柱爇而斬之籍没其家盜則償十倍用刑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弦琴箏篳篥横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於浿水之上王乘腰轝列羽儀

以觀之事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為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諠呼馳逐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潔凈自喜以趨走為敬拜則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搖手性多詭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婦人淫奔俗多遊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悅然即為之男家送豬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死者殯於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儛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生時服翫車馬置

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開皇初頻有
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為守拒之策十
七年上賜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
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
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
靺鞨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
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
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

脩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為盜竊時命使者撫
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敎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
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隂惡弗欲人知禁
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
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
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懐不信恒自猜疑常遣
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
明王之愆違一已寛恕今日已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

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
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為朕臣今
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
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
王作法仁信為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
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
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
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誡勑經

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惛狂驕傲不從
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来不盈旬月兵騎不過
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胥悅聞王歎
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滅賞王
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為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
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
將軍何待多力慇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
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高祖

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郡公賜衣一
襲元奉表謝恩幷賀祥瑞因請封王高祖優冊元為王
明年元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
走之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為元帥總水陸討之下
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
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
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
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

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之罪車駕度遼水上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率兵出拒戰多不利於是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勑諸將高麗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

而還九年帝復親征之乃勑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悉鋭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絶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懐逺鎮受其降款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於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勑諸軍嚴裝更圖

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百濟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孕王欲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來感於我故有娠也王捨之後遂生一男棄之廁溷久而不死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高麗王忌之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為東夷强

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歷十餘代代臣中國前史載之詳矣開皇初其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昌為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其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次德率次杆率次柰率次將德服紫帶次施德皂帶次固德赤帶次李德青帶次對德以下皆黃帶次文督次武督次佐軍次振武次剋虞皆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柰率以上飾以銀花長史三年

一交代畿內為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領一人方佐二之方有十郡郡有將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衣服與高麗略同婦人不加粉黛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為兩道盤於頭上俗尚騎射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蓍龜占相之術以兩手據地為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箜篌箏竽箎笛之樂投壺圍棊樗蒲握槊弄珠之戲行宋元嘉歷以建寅月為歲首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劦氏解氏貞氏國氏木

氏苗氏婚娶之禮略同於華喪制如高麗有五穀牛猪雞多不火食厥田下人皆山居有巨栗每以四仲之月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歳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平陳之歳有一戰船漂至海東躭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百濟王既聞平陳遠令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濟王心迹淳至朕已悉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

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使者舞蹈而去開皇十八年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使奉表請為軍導帝下詔曰往歲為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畏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昌死子餘宣立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令覘高麗

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絶其南海行三月有𦨭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麞鹿附庸於百濟百濟自西行三日至貊云

新羅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為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獩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真平為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庸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干貴

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營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羣官詳議而定之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

為飾婚嫁之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夫死有棺歛葬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産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

靺鞨

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總一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

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
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
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
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
為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之肅愼氏也所居
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為強國有徒太
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
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相與

偶耕土多粟麥穄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猪
嚼米為酒飲之亦醉婦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俗以溺
洗手面於諸夷最為不潔其俗婬而妬其妻外婬人有
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婬之
事終不發揚人皆射獵為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有二
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開皇
初相率遣使貢獻高祖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庶多能
勇捷今來相見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

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道路悠遠聞内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蒙勞賜親奉聖顔下情不勝懽喜願得長為奴僕也其國西北與契丹相接每相刼掠後因其使來高祖誡之曰我憐念契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境豈不安樂何為輒相攻擊甚乖我意使者謝罪高祖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鬬之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為近煬帝初與高

麗戰頻敗其衆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拜為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来往悦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襃寵之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優厚十三年從帝幸江都尋放歸柳城在途遇李密之亂密遣兵邀之前後十餘戰僅而得免至高陽復没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流求國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

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来有國代數
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
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
六間琱刻禽獸多鬬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
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
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
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為冠裝
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其

形正方織鬭鏤皮幷雜色紵及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瑕璫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為笠飾以毛羽有刀矟弓箭劍鈹之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轝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机鏤為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為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

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鬭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為隊帥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準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烏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鏁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筯長尺餘鑽頂而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藥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鬢身上有

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為蟲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貝為聘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釀米麪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絶舉至庭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

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
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豺狼尤
多猪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
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而鑿之土宜稻梁床
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楩楠杉梓竹
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
神祭以酒有鬬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
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槃幡以為

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

二日至鼊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絶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

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
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
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
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
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
於是國人共立為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
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
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為法甚嚴自魏

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為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

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户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
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帬襦其袖微小履
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為
飾故時衣横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
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為之以金銀鏤花為
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帬襦裳皆有襈攕竹為梳編草
為薦雜皮為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矟弩䂍斧漆皮為
甲骨為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

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强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
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
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强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
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
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
賊樂有五絃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
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
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

略與華同好碁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温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槲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悦者即為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轝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為異因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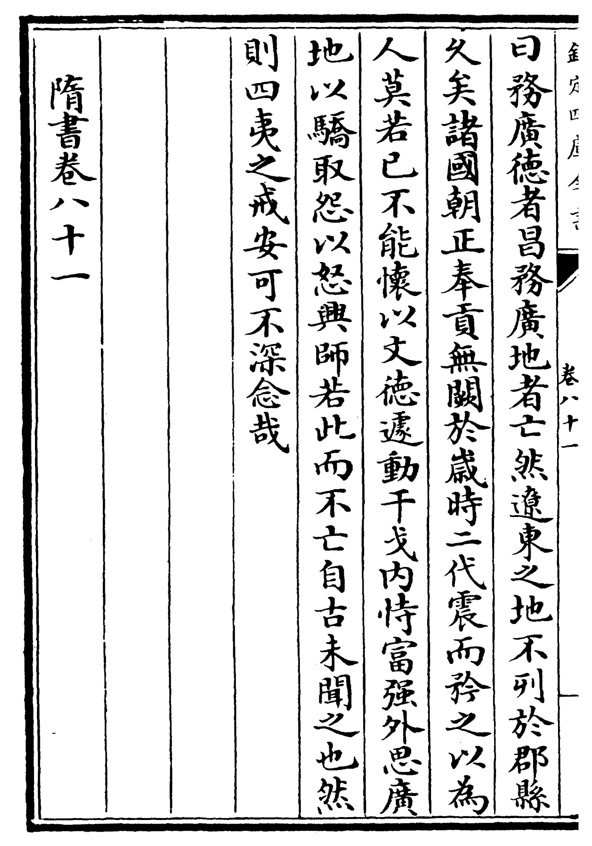
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為大國多珎物並敬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没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聃羅國經都斯麻國逈在大海中又東至一

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
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
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
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
勞既至彼部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
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
稽留境内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
國惟新之化清荅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

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絶

史臣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緜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疎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絶

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亾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徒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高祖撫有周餘患此中國開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







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為人莫若已不能懐以文德遽動干戈内恃富强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之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隋書卷八十一

隋書卷八十二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七 南蠻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㐌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浸以微弱稍屬於中國皆列為郡縣同之齊人不復詳載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多湮

滅而無聞今所存錄四國而已

林邑

林邑之先因漢末交阯女子徵側之亂內縣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為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范文因亂為逸僕隸遂教之築宮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文將兵極得衆心文因間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國無嗣文自立為王其後范佛為晉揚威將軍戴桓所破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至梁

陳亦通使往來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産大抵與交阯同以塼為城蜃灰塗之東向户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為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瓔珞足躡革履時服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刀有弓箭刀槊以竹為弩傅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

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黒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儛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壻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儛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内金甖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甖沉之於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

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盡七七而罷至百日三年亦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遂絶時天下無事羣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為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乗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與戰偽北

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輙敗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盖其有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絶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别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

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縣金花鈴毦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户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

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燄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壹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羅一人陀拏達又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等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

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鐷非王賜不得服用
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
授壻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别居唯幼子與父同居
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為棚棚内積
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之縱火焚薪遂
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
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
自餘物產多同於交阯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爪根酒色

黄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漿爲酒煬帝即位募能通絶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乗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

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鏁以纜駿船月餘
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
盤貯香花幷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
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
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幷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
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
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
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

大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疎薄願為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蝳蝐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

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阯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真臘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刹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彊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

有之死于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為竿象牙金鈿為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燄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爐二人侍側王著朝霞桓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瓔珞足履革屣耳懸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為屩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人服製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

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多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以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閤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為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

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為淨左
手為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乃食
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蘇酪沙糖秔粟
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羮與餅相和手擩而食娶妻
者唯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
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
死如有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葬
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

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于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蠚土宜粱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

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似鯶觜如鸚䳇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猪白牛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五千人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殺人以夜祀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館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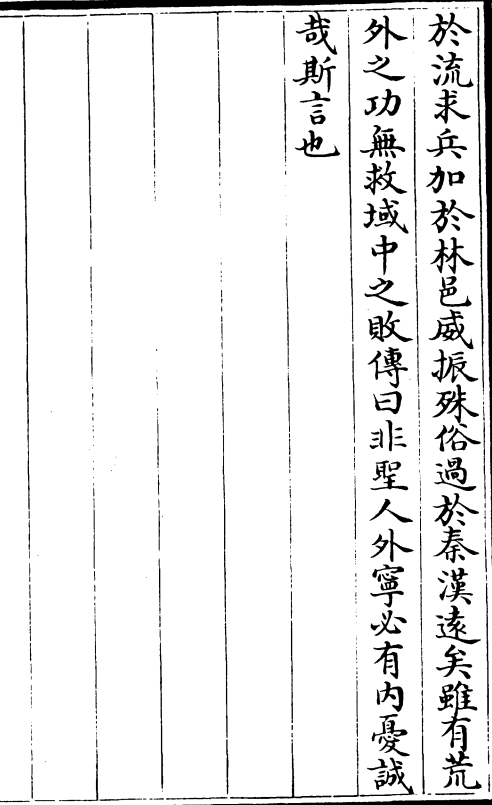
之甚厚其後亦絶

婆利

婆利國自交阯浮南海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挐次曰獨訶氏挐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産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鏁其足朞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

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岀珊瑚有烏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月遣使朝貢後遂絶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来貢方物其風俗物産大抵相類云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詩曰蠢爾蠻荆種類實繁代為紛梗自秦并二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為郡縣暨乎境分吳蜀時經晉宋道有汙隆服叛不一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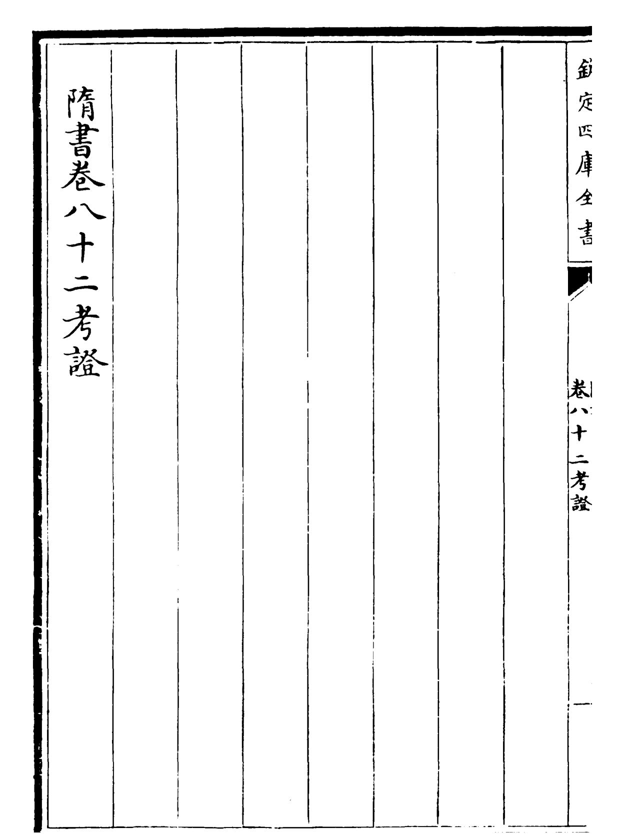


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誠哉斯言也

隋書卷八十二

隋書卷八十二考證

南蠻傳序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㐌○按蜒當作蜑華陽國志漢髮縣有鹽井諸縣北有獽蜑韓愈房公墓碣林蠻洞蜑蜒本音延字典蜑一作蜒今仍之元本俚訛貍從閣本改博物志交州夷名曰俚子


隋書卷八十二考證

隋書卷八十三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八 西域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絶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四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絶或通漢朝以為勞敝

中國其官時廢時置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詳焉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儛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絶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錄者二十國焉

##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子也初涉歸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是為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廆不協遂西度隴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為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其主以皁為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

略與中國同其王公貴人多戴羃䍦婦人帬襦辮髮綴以珠貝國無常稅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厥喪有服制葬訖而除性皆貪忍有大麥粟豆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馬多氂牛饒銅鐵朱砂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

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氊擁蔽口鼻而避其患其主呂夸在周數為邊寇及開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曠人梗因而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絶其所署河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諧頻擊破之俘斬甚衆呂夸大懼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茲裒素得衆心拜為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官賞各

有差未幾復來寇邊𣏌州刺史皮子信出兵拒戰為賊所敗子信死之汶州總管梁遠以銳卒擊之斬千餘級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呂夸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辱遂謀執呂夸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洩為其父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為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而討之上又不許六年嵬王訶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人戶將歸國

遣使詣闕請兵迎接上謂侍臣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也吾當教之以義方耳乃謂使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義相向況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愛也吐谷渾主既是嵬王之父嵬王是吐谷渾主太子父有不是子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近臣親戚內外諷諭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為善

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朕朕唯教嵬王為
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嵬王乃止八年其
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溥天之下皆曰
朕臣雖復荒遐未識風教朕之撫育俱以仁孝為本渾
賊惛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
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遣拒又復不仁若更
有意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之其妹
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

梟死高祖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呂夸大懼逃遁保險不敢為寇十一年呂夸卒子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滕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朕知渾主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佗國聞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十二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稱公主為天

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其弟伏允為主使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即位伏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黄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効鐵勒許諾即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

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述追之急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閒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二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為主送出玉門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禦焉

党項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中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獮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别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羖攊毛以為屋服裘褐披氊以為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為生業有戰陣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犛牛羊豬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婬穢蒸報於諸夷中最為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

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為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為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高祖為丞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為寇掠蔣公梁睿既平王謙請因還師以討之高祖不許開皇四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衆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以討之大破其衆又相率請降願為臣妾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

定居養老長幼而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絶

高昌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㡚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為國號初蠕蠕立闞伯周為高昌王伯周死子義成立為從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為高昌王又為高

車阿伏至羅所殺以敦煌人張孟明為主孟明為國人
所殺更以馬儒為王以鞏顧麴嘉二人為左右長史儒
又通使後魏請內屬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
儒立嘉為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茹茹
及茹茹王為高車所殺嘉又臣于高車屬焉耆為挹怛
所破衆不能自統請主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為焉耆王
由是始大益為國人所服嘉死子堅立其都城周廻一
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

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帬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地多石磧氣候温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為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陶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隐僻之處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汚

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
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有人畜
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
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
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
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
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
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

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夫經
國宇人以保存為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為大先者以國
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
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
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
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禄大夫弁國
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温裕丹款夙著亮節遐
宣本自諸華歴祚西壤昔因多難淪廹獯戎數窮毀冕

翦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忘阻奉賮來庭覩禮容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氊毳還為冠帶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

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以来相承不絶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為姓亦不忘本也王字代失畢為人寛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禄迪城城多衆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髪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

皂巾大夫翦髮錦袍名為强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
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䣕色波國烏那曷國穆
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
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
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
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
來助祭俗奉佛為胡書氣候温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
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黄金鐃沙䏰香阿薩䣕香瑟瑟

麖皮氍毹錦疊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絶焉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為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與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為異也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隸從

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絶焉

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别帳臣下

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興兵滅之令特勒甸職攝其國事南去鏺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甸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内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

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女王次為小王貴人死剝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内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内於

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絶

焉耆

焉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龍字突騎都城方二里國内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綱維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死者焚之持

服七日男子翦髮有魚鹽蒲葦之利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兹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龜兹

龜兹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白字蘇尼咥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殺人者死刼賊斷其一臂幷刖一足俗與焉耆同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土多稻粟菽麥饒銅鐵鉛麖皮氍毹鐃

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封牛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産子非六指者即不育都城方五里國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師子冠

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黄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南有黄河西帶葱嶺東去龜兹千五百里西去鏺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去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于闐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勝兵者數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五十里有賛摩

寺者云是羅漢比丘比盧旃所造石上有辟支佛徒跣之跡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賊盜淫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土多麻麥粟稻五果多園林山多美玉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兹千四百里東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大業中頻遣使朝貢

鏺汗

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䟽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

每一人入房户外挂其衣以為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産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挹怛

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强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為角南去漕

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逖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

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馬金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

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爪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曷

烏那曷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爪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為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波斯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藺城即條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庫薩和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

無死刑或斷手刖足沒家財或剃去其鬚或繫排於項以為標異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弃屍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傅金屑於鬚上以為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土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卵真珠頗黎獸魄珊瑚瑠璃碼碯水精瑟瑟呼洛羯呂騰火齊金剛金銀鍮石銅鑌鐵錫錦疊細布氍毹毾㲪護那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麖皮朱砂水銀薫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半

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獻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

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
極華金銀鍱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
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
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鑌鐵氍毹朱砂
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黒鹽阿魏藥白附子北
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刦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
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附國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為礫而居以避其患其礫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礫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内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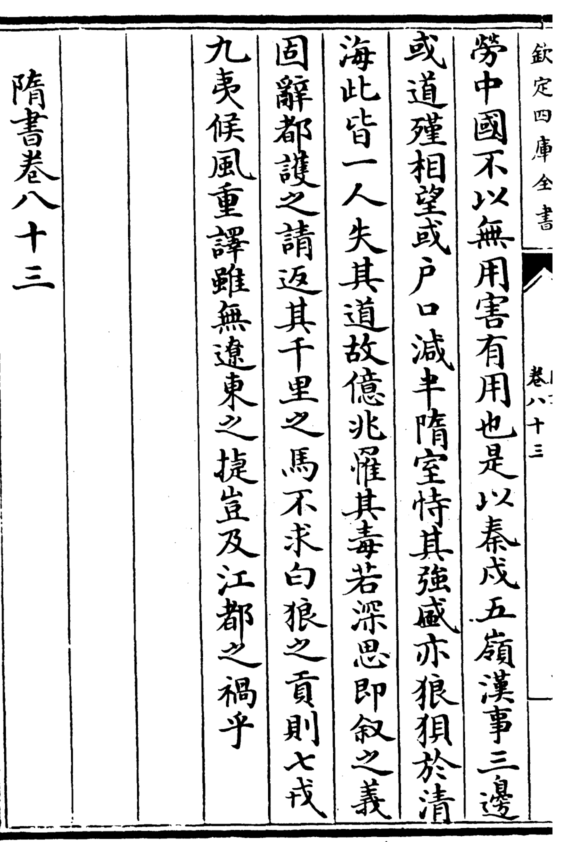
酋帥重罪者死輕罪罰牛人皆輕捷便於擊劍漆皮為
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為弦妻其羣母及嫂兒弟死父兄
亦納其妻好歌儛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
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
儛劍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寃殺鬼自餘親戚
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
豬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
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

為帽形圓如鉢或帶冪䍦衣多毛毼皮裘全剥牛脚皮為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為首飾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以修貢職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為舟而濟附國南有

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摸徒那鄂當迷渠歩桑悟千碉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来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遥管之

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絶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

懾之以利劒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
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
也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
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於流
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
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
來轉輸將何以堪其敝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
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



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清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即敘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

隋書卷八十三

謹案卷八十一第二頁前二行湯復遣使詣闕刊本復訛後據監本毛本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其七曰白山部刊本山訛水據監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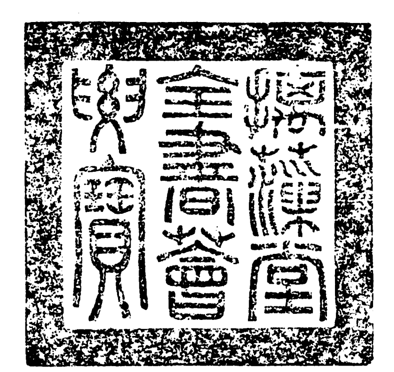
卷八十二第七頁後六行王著朝霞吉貝刊本吉訛古據毛本改

第十頁前三行自交阯浮南海過赤土丹丹刊本南海訛海南據監本改

卷八十三第三頁前二行其主呂夸按魏書呂夸作夸呂後同

第十一頁前八行黄金鐃沙明南監本毛本俱同魏書作硇沙

第二十頁後六行東去封國六百里刊本東下衍北字據監本毛本删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程蓮孫